



山—下篇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這天，一如往常，我躲在樹林裏面觀察著老人與女人，此時他們已經放棄犁具，改用不知道從哪來的鋤頭，先前耕作好的地已經種上了地瓜。兩人交替使用，整出來的田總算能稱得上「直」，而且從兩人的表情來看，輕鬆了許多，但耕地的速度卻是愈加緩慢，我粗略一算，大概要二十天才能把剩下的地給處理完。雖然不至於趕不上夏收與秋收，但錯過播種的最佳時間，想來也很難豐收。然而正當我要離開時，我斜眼看到一個身穿軍服的男人站在另一側樹林，觀察著那兩人的一舉一動。當時我不知道那一身的制服是軍人官服，我是直到多年以後入伍才知道這件事，對於當時年幼的我，還以為是山下的警察。要命的是我不知道他躲在那多久；更要命的是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我。我清楚記得父親所交代，當下悄無聲息離開，確定他沒有跟上來後，趕緊拔腿狂奔回部落。我並沒有對父親講出這件事，畢竟小孩總是害怕被責備，或許他沒有看到我，又或許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哪個部落，種種的未知並沒有讓我對父親說實話。

經過十幾天後，我才鼓起勇氣回到草屋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那個男人正在掌著犁車，前面還有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毛驢。而老人、女人、兩位女孩，以及一個十分瘦小，面容蒼白，穿著明顯大了好幾號的軍服，年約二十歲的男子，姑且叫他瘦子，正在把耕好的地一一播種，他們種了地瓜、玉米、數種蔬菜，還有我叫不出名字的果樹。他們現在耕作的範圍已經比我想像大的許多，已經遠超我家自己種的田地大小。那個男子，約莫四十來歲，赤裸上身，露出黝黑結實的胸膛以及手臂，熟練地掌著犁車，耕出來的地筆直，而且不時會停下來把新翻出來的土抓一把聞了幾下，甚至舔了幾口，如果不滿意，他便會重新將土翻得更深。雖然動作不斷反覆，但兩個小時下來，已在這個坡地犁出不小面積的地。

在這三個月下來，他們除了將這片土地種下各種的作物之外，還在旁邊蓋了一小間的農舍與雞舍，數十隻雞不時的啼叫，似乎正宣揚著這片田地的新生力。這下除了水與肥料之外，他們已經上了正軌。看著男人、瘦子和女人各自提著水桶，賣力地往返山澗汲水；老人與兩位小女孩則是在田裡澆水施肥，並將雜草和害蟲一一剔除。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果樹，則開始結出小小的綠色果實。說也奇怪，我開始失去對觀察他們的興趣，一來是秋獵與收成已經準備開始，我沒有多餘時間，二來是我清楚他們接下來就是忙收成，以及準備過冬等這些

原定計畫，在那個瘦子和男子的幫助下，不會再有將犁具戴在身上這種驚人之舉。

這天一大早，趁著稍微農暇之餘，我帶著一塊醃肉，那是由我之前打獵到的小山羌的一塊腹肉所做，還有幾塊粑粑，那是我們族人代代相傳的食物，用糯米加上山菜，以及槐花汁液所製成。這些算是當作我這段時間謝謝他們讓我觀察的禮物，我把它綁在他們去取水的山路旁的樹上，這樣他們去取水時一定會注意到。我的族人不像山下人，送禮都要大張旗鼓，還要寫各種祝詞或是贈送回禮等繁文縟節，我的族人送禮，就是代表你值得擁有或是需要，我們會放在你一定看得到的地方，你不用去想是誰送或是去道謝，你只需要好好使用它即可。山下人或許會覺得我們傻，如果中間出了差錯該怎麼辦？我到覺得如果中間出了什麼差錯，不就代表你們之間還不適合送這個禮物。我父親當初送我獵刀時便放在我床頭，我一醒來便看見，從此我便一直攜帶在身，父親沒有說過一句什麼，或是要我道謝，直到多年後我下山工作，才將獵刀收藏在我行李，而不是隨身攜帶。

隔天我再去時，發現原本的那個地方放著一個竹籃，裡面擺了好幾顆手掌大小的紅色果實，我清楚那是送我的食物。這些果實便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那個果樹所種，瘦子似乎花了好大心力栽種，每每看到他都在打理那些果樹，那些果實逐漸長大，顏色由綠轉紅。我提著竹

籃，嘴裡咬著果實，這些果實雖然外觀不甚好看，但滋味確實美妙，是我從未吃過的味道。我邊走邊吃，一籃的果實已經被我吃了接近一半，心想不能再吃，要留給家人。這時我注意到另一邊山路上有人影竄動，我反射性地跳到一旁樹叢躲避。不久之後，出現十位身穿與那個男人一樣制服的軍人，身上都還背著一把步槍，為首的是一位蓄鬍肥胖的男子，身上的徽章和軍靴被擦得發亮，腰際間還有一把佩槍。只見他擦著滿頭的大汗，吆喝著眾人往部落方向走去。我暗叫不妙，尾隨他們回到部落。那名為首軍官與部落兩位長老攀談起來，中間還有部落裡一位會說政府官話的青年充當翻譯，他們在部落大門外交談許久，我在一旁草叢裡觀看，只見長老一會點頭，一會搖頭，更多時間是仰頭思考，然後說一大串。而那個翻譯似乎沒辦法很好地將長老們的意思說清楚，那些軍人都陸續露出不解、疑惑，甚至開始大笑起來。而為首軍官十分不耐煩，連續吼了幾句之後，也沒得到滿意答覆，兀自大罵幾句之後，便領著軍人們下山。

雖然不清楚發生什麼事，但我猜應該與那個男人和瘦子有關，畢竟都是身穿一樣的制服。部落裡的男人，包含我父親，多數都去打獵，今晚是不會回來，能商量的人不多。我也不敢向長老和那位青年打聽剛剛發生的事，畢竟我並不想讓這件事與更多人有瓜葛。那晚我輾轉

難睡，決定天一亮便去草屋，向他們發出警報，雖然我不會講政府官話，但比手畫腳，或是用樹枝在地上畫個圖，他們應該也能看懂。

天剛亮不久我便到了草屋，發現裡面一個人都沒有，我在田地和草屋前後巡視，發現犁具、毛驢、雞以及草屋裡的家具都還在，想來他們應該是連夜逃走。正當我暗自慶幸時，卻見他們從一側的山路走了下來，手裡捧著各種山菜和莓果。更要命的是，那群軍人也從另一側山路走上來，我沒有多想，只得躲在一旁樹叢。為首的軍官滿頭大汗，但卻是滿臉笑容，身後軍人壓綁著那個瘦子，那個瘦子蒼白的臉龐青一塊紫一塊，走路一跛一顛，想來是受到不少拷問。男人看到這一幕似乎嚇了一跳，但隨即便抹去臉上的驚恐，換上微笑，跟那位軍官攀談起來。然而軍官跟他講完兩句話後，身後的兩位軍人便直接用步槍槍托重擊在男人臉上，男人隨即跪倒在地，久久不能站起。女人和小孩齊聲尖叫，而為首軍官則冷笑幾聲，向身後軍人交代幾句，似乎是要交代押解男人的事情。此時老人不知何時從草屋裡拿出鋤頭，憤怒地衝向軍官，軍人們紛紛開槍，無數槍聲過後，老人便倒在血泊中一動也不動。軍官似乎已經見怪不怪，沒有任何驚訝神情，反倒是露出不耐的表情，而小孩與女人並沒有尖叫，他們癱坐在地，似乎是不相信眼前所見。

我不曉得之後的結局是什麼，因為趁他們不注意便逃回部落，跟長老們報告此事，接著便是一大堆麻煩的事，但簡單來說，我一個人，在深山的某處山洞生活了數十天，直到某天我父親來找我，確定那些軍人不會來找我或是部落麻煩，我才與父親回到部落。出乎我意料，父親並沒有責備我太多，或許是因為他知道那些山下人送我那籃果實的原因，知道他們不是壞人。而那籃果實最後並沒有與我家人分享，那些果實被我母親埋在土裡，竹籃則被燒掉。三個多月後我再一次回到那個草屋，所有東西，包含田裡的作物、農舍、雞舍、草屋等，全都消失了，要不是看著地上被翻鬆過的泥土，以及我這段時間的回憶，我想這世上已經沒有他們存在的痕跡了。